

四、近期內蒙古漢語教材抗爭事件觀察

政治大學民族系副教授藍美華主稿

- 長期以來蒙語使用人口逐步下降，許多蒙語學校關閉或轉型；改用統編教材的目的為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 內蒙古政治菁英透過進入體制，曾數次成功抵制限縮蒙古語教育的政策，後續情形取決於蒙族回應。

（一）前言

本（2020）年 8 月 26 日內蒙古教育廳發佈了「全區民族語言授課學校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國家統編語文教材實施方案」。文件規定從今年秋天開學起，內蒙古民族語言授課的小學一年級開始使用全國通用的語言教材，今後兩年，小學一年級的政治課和歷史課也逐步改用漢語授課。方案發布後，8 月 28 日開始，內蒙古通遼市、鄂爾多斯市、呼和浩特市等多地爆發示威；期間有不少蒙古族人聯署抗議信，有些家長以拒絕送孩子入學表達抗議。本文就將就此課題探討推出這個政策的原因、蒙古族人的回應以及可能的影響。

（二）內蒙古蒙語使用概況

在中國大陸，內蒙古自治區雖然是以蒙古為名的自治區，但是自治區裡面只有 17% 人口是蒙古族，有將近八成的人是漢族。此外，在中國大陸並不是所有蒙古族都會講蒙古語，在 1980 年代初期，有些以前登記為漢族的人可以聲稱祖父母為蒙古族，而將他們的註冊更改為蒙古族，但他們大多數不屬於蒙古社會圈子，幾乎沒有人會講蒙古語。而本來就登記為蒙古族的人也不是全部都會說蒙古語。1988 年為止，據估計有近 80% 的蒙古族以蒙古語為母語。目前這一比例下降到大約 60%。隨著蒙古族與漢族通婚的增加，如今在新婚蒙古人中有 40% 的婚姻是與漢族伴侶締結的，在這類家庭中也較難使用蒙古語。不過，在大部分蒙古族社區多為同族婚姻，和異族通婚的很少，蒙漢通婚的大部份是在城市或非蒙古族社區。

（三）中共建政以來內蒙古語言教育概況

內蒙古自治區在 1947 年建立，早於中共建政，最具象徵意義。中共建政之後，採取民族自治政策，對於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加以鼓勵推廣。中國大陸設有民族學校，它們是以民族語言作為主要教學語言，但是也會教授漢語。因此，蒙古語的識字、教學在內蒙古各級民族學校中並未被禁止，在公共場所或課外學校中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禁止使用蒙古語。內蒙古本就有蒙古語廣播與電視，鑑於他們在向獨立的蒙古國展現中國良好形象方面的重要性，不太可能將其削減。然而，如果蒙古語減少作為教學語言的話，未來可能就只是一門課程，蒙古民族學校可能會從蒙語為主、漢語為輔，轉為漢語為主、蒙語為輔，這對蒙古語文的學習與推廣當然是不利的。

從 1980 年至 1995 年的 15 年間，內蒙古民族學校小學減少 1409 所，中學減少 142 所；用蒙古語授課的學生占少數民族學生的比例，小學和中學分別下降為 23.7% 和 20.2%。單單 1997 年就有 232 所蒙古語授課學校關門或轉為其他類型學校，主要轉為漢語授課學校。由於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遷所致，這種「避蒙趨漢」現象日趨加深和嚴重，具體表現在蒙古族中學師生的語言價值觀的變化上，他們越來越傾向於學習和認同漢語和外語。儘管蒙古族學生對民族語言比較有感情，但由於升學和就業的壓力，他們不願意學習民族語言，甚至放棄學習。城鎮長大的蒙古族，幾乎不再選擇蒙古語授課學校學習民族語言。生源的減少，最終導致了蒙古語教育的衰退趨勢。

（四）漢語教材政策推動情形

內蒙古教育廳的政策文件提到，語文、政治與歷史這三個學科的統一國家課程於 2017 年 9 月首次推出；該課程於 2017 年在新疆首次實施，然後於 2018 年在西藏實施。資料顯示，在 2018 年曾嘗試在錫林戈勒盟實施該政策，但面對安靜的抵抗而被放棄。官方文件說，今年新課程將擴展到內蒙古，甘肅，吉林，遼寧，青海和四川的學校，重點似乎是放在蒙古語學校，因為除了四川有說藏語的少數民族外，所有這些地區都有蒙古族學生接受蒙古語學校教育。

這項政策似乎最早是在 2020 年 6 月初在通遼市（內蒙古東南部一個蒙古族人口眾多的地區）披露的，有上級代表團前來訪視，期間強調了加強使用「通用國家語言」的必要性。到 6 月下旬，有報導稱通遼市的教師必須在 9 月份開始採用語文的統編教材。到 7 月 6 日，針對這一政策的第一批請願開始在微信上流傳，當時僅限於通遼市。8 月 17 日，內蒙古教育廳在非公開會議上首次宣布將這項政策擴展到整個內蒙古，並命令所有下級行政單位從 8 月 18 日開始計劃實施。內蒙古自治區也在制定實施細節。自治區主席布小林指出，推進統編教材使用有利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各級幹部與教師要主動向學生、家長以及群眾宣講政策，保證學生正常上學。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該就是此政策的主要目的。

（五）「第二代民族政策」與內蒙古民眾的反彈

從長遠來看，蒙語學校學生數量一直在下降，自 1990 年以來，蒙古學齡兒童的比例下降了大約一半；「生態移民」和其他政策加速了城市化進程，減少了居民隔離；而且不斷變化的勞動力市場使蒙古中學校畢業生更加難以找到工作。同時，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維吾爾族和藏族民族主義運動威脅到中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有學者提出新的「第二代民族政策」。這些因素使該政策的實施更加可行。但是，執行文件中也預見了現有漢語培訓教師的不足，可能需要大量的新任和臨時教師來彌補。

許多反對派成員認為，新政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應該有所關聯。「第二代民族政策」是中國研究中心的胡鞍鋼、北京大學馬戎等教授為首發出的。這些學者認為，建立在中國憲法體制中的基於蘇聯作法發展出來的第一代民族自治是一個錯誤，應該由以美國為原型的「去政治化」的民族政策代替，宣導淡化民族意識和 56 個民族的觀念，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和國家認同的政策。今年 5 月 21 日推遲舉行的「兩會」期間，合法的非共產黨政黨「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代表根據「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觀點提交提案，尋求一項關於「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新法律，認為現

行法律「無法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發展的需要」。

此政策施行前，在今年6月已經引發內蒙民眾不滿，發起連署抗議，正式宣布後，反彈聲浪更大。許多蒙古族學者、教師和學生家長擔憂，新措施會進一步弱化蒙古族的語言文化和身份認同。他們也指出，中國大陸的憲法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此政策違反了憲法的精神。內蒙古大學齊木德道爾吉教授闡述了民族教育和民族團結的關係，強調內蒙古迄今為止的民族語言教育是成功的，並且委婉地指出，對現有的民族語言教育做不當修改將不利於民族團結。「國家課程」比例調升，「地方和學校課程」相應調降，勢必會壓縮蒙語授課時數。更激烈的反抗者認為，這是中共違反了自己對少數民族的承諾，逐步開始了對少數民族的文化滅絕。這些看法說明，當局對蒙古語言文字沒有給與應有的尊重，也低估了蒙古語當中包含的民族感情。

為了安撫蒙古族的不滿，內蒙古教育廳於9月初澄清，提出了「五個不變」，也就是，除了小學語文、小學道德與法治科、初中歷史科這三個科目，其他科目、教材不變、授課時的語言文字不變、蒙語文及其他母語課時不變、現有雙語教育體系不變。但這些保證應該無法消除反對者的不滿。

（六）結語

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就曾零星地嘗試限制蒙古語教育。這項提議曾在1993年提出，但由於動員了幹部，特別是來自內蒙古東部的幹部而失敗，那裡的蒙古語教育傳統特別濃厚，也是許多內蒙古族裔幹部的發源地。2018年進行了另一次嘗試，似乎又因動員內蒙古幹部而失敗。這些事件建立了在系統內工作以捍衛蒙古語的模式。在這一戰略中，蒙古族幹部的支持至關重要，因為蒙古族雖在內蒙古的人口中只占17%，但占自治區幹部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包括主席與副主席。內蒙古的蒙語教育本來是成功的，不需要改變，面臨蒙古語言文字的弱化，反而更應保留對其尊重與推廣。至於這個新政策究竟會如何發展，就看當地蒙古族如何面對了。